



雞的喜劇

黎黎

我遷入糖廠村宿舍的第二天，就開始忙着佈置後院。

一塊八坪的土地，堆滿亂石碎磚，破舊的竹籬，任由雞鴨貓狗進出，垃圾落葉遍地。我先清理整頓，計畫開一塊菜地，造一間雞舍。院邊種植花木，掩蓋著醜陋的角落，使環境美化。柴房東邊騰下一角空地，搭開雞舍，正合理想。我闢在竹籬裏八隻洛島紅大母雞，很需要一個活動場所。

我是說了就做的人，立刻動手，從舊材料堆中，選出幾根圓柱方木破鐵皮。然後掘穴豎柱，架木條蓋鐵片，再用鐵絲網，雞舍遂告完成。

我迫不及待從竹籠裏捉起一隻隻母雞，輕輕地放落新雞舍裏。它初次接觸地上，左右張望，不敢走路。遲疑了一會，突然一沖而起，像三級跳似的走了幾步，滾起一陣灰塵。看看平安無事，拍拍翅膀，咯咯放聲歡呼，隨用腳爪翻動泥土，爭着啄食隱藏在腐植土裏的小蟲。

「媽媽，快來看啦，紅雞真快樂呀！」我的小女孩拍着小手叫。

我的太太放下竹帚，走攏過來，仔細打量了一會。

「好是好，可惜鐵絲網低了一點。雞飛不出去嗎？」

「不會，」我肯定地答，「老母雞身體重，飛不高。」

自從母雞放下地後，得到新鮮的空氣，充分的陽光，有運動場地，食量大增，放一大把飼料，轉眼間槽底朝天。我一天喂四次，還加上大盆青菜。短短期間內，母雞的羽毛，漸漸由枯乾變為豐潤，金光閃閃。雞冠漲得像要爆血，勃勃有生氣。太太的拾蛋竹筐，一天天加滿，我們看見一紙箱一紙箱的紅雞蛋，直樂得合不攏嘴。

一天清早，還未起床，紅雞喔喔驚呼，四散飛撲，像被人追逐。我連忙衝出去，看到一隻大黑公雞進了雞舍，正四處追逐我的一窩母雞，迫使它們一隻隻鑽出網外，咻咻地喘氣。公雞見我滿面怒容，似懂得人意，知道不受欢迎，展開翅膀，咯咯地高叫看，一飛冲天而逃。

「我看，幾隻母雞，還是關回竹籠裏去吧，免得嘈鬧。」太太最愛清靜，有一點大的聲音，她的情緒就不安寧。

我的母雞剛養得日有起色，放回原處，心裏一百個不願意。

「要管就得先管公雞，是它侵入別人的住宅。」

「由你吧，看你有什麼辦法？」太太扁扁嘴，我從習慣知道，這是她不很贊成我意見的表示。

我心裏很生氣，忍不住大聲說：「我關不過一隻公雞？笑話！倒要看看誰利害？」

大孩子雲兒，服役中回家度春節，正閒得發慌，我就交給他擔任驅逐黑公雞的任務。但囑咐他千萬不能出手傷雞，要採取溫和手段，以免惹出事端。雲兒自幼就是擲石子的好手，二丈遠的目標，有投必中。他幾次將遠巡籬笆外的公雞嚇跑；但不知怎樣一時大意，竟失手投中公雞，將它左腳擲傷，使它一歪一拐逃走。

隔壁的阿婆看在眼里，好像天大的事情似的，匆匆走過來，嚴重地說：

「你們知道這隻黑公雞的主人嗎？是我的對門羅家養的。說起那個羅太太呀！這一條街二十多戶人家，沒有一個太太，跟她合得來。碰着她一根頭髮的小事情，她也要在你門口鬧上半天。我說，你們最好不要惹她，我不知受過她多少冤氣哩！」

「竟有這樣不講情理的野人嗎？」我有點不相信，「大家都是糖廠的職員，她憑什麼力量，在里巷稱強道霸的大不了？」

「你不相信，慢慢領教好了，以後你就知道。」阿婆悻悻地離開，恨我並不重視她一番好言相告。

雲兒在她背做一個鬼臉，我們都鄙夷地笑笑。雲兒有我遺傳的特性，一種好作冒險犯難的姿質。你說這樣不成嗎？他偏要和你鬧氣，做給你看看。他的血液中，充滿反抗的精神。

「你倆父子呀，鬼鬼祟祟，出了事情，我可不管。」太太心裏有數，她知道我準會想方設法對付這隻黑公雞。她怕羅太太來找麻煩，見人吵架，她會渾身不自在。

我雲眼示意雲兒，不要開腔，準備一幹。

雲兒用麻繩，打一個活結，套在雞舍的飼料槽邊，公雞來偷食飼料，就會墮入圈套。安排好陷阱，到傍晚果然聽到黑公雞喔喔大叫，想掙開繩索逃命。公雞被困的淒厲呼喊，震動全街，很遠都可以聽到。

我父子兩個，相對而坐，等待好戲登台。但過了許久，認定不肯講理的羅太太並未出現，使我們有點失望。想能手放走它，未免便宜了公雞。索性狠着心腸，一不做二不休，隨它去受罪。

「喂，喂！」一個女人輕聲呼喊。籬笆邊，光線柔和的太陽路燈下，見一個穿白衣的小姐倩影。柔髮垂肩，



走路要抬頭挺胸，
不彎腰駝背，
也不搭肩勾背。

——陳國義——

「一隻白色的狐狸狗，汪汪叫着跑出來。」
羅太太在圍裙上抹淨雙手，不住的笑著說：
「難得貴客到來，請坐。」
她拉開玻璃門，向裏面叫：
「少霞，來招呼客人。」
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」我連忙推辭，「就在大門口

走，不知誰家的野雞？」我一連串說下去。
「先生，請你放它吧，我這隻公雞幾天沒有回家了，真對不起！」她滿面笑容，不停地點頭說好話。
看她說話的樣子，蠻客氣嘛！我不該聽阿婆一面之詞，粗言粗語的先得罪人，真不好意思。

「你是羅太太嗎？請進來坐吧！」太太向她招手，順水賣個人情。

雲兒適從外回來，聞說羅太太，趕快開門。

「羅太太，請進來，」他很有禮貌的伸手引導。

羅太太一搖一擺的腫身軀，蹣跚地踱步，雲兒小心扶著她的手臂，不停說，這是水溝，前邊有石頭，生怕她滑倒。

她自行進入雞舍彎低腰，指著她的黑公雞說：

「你這隻公雞好舒服呀，不知道回家，真沒有心肝，我要宰掉你——」

一聯串罵公雞，好像是管教孩子，引起我們大笑。她自己回頭看看，也忍不住笑起來。

雲兒攬著黑公雞，像哄孩子一樣，手搔著它的腹部，口不停說，「乖乖，不要動，我送你回去。」

羅太太點頭贊賞：「你們這位少爺真好！」

我八隻洛島紅母雞，一天得到七粒紅雞蛋，有這樣良好成績，其實躊躇滿意。太太想傳好種，希望有羅家那隻澳洲黑公雞配種，生出來紅紅黑黑的第一代雜種雞，最理想不過。於是第二天太太拉著我，去羅家串門。

羅太太圍著一條藍布圍裙，在廚房裏燒飯煮菜，別小看她一副福相，東奔西轉，拿鍋舀水，身手還是矯健。書房窗櫺吊了兩盆紫色的洋蘭，這家人也不俗嘛。

說說好了。」
羅小姐關了電視機出來，她穿了一套白底藍花海絲龍洋裝，拿着一包香煙。我細看清楚，雖然鼻梁平一點，但一雙靈活的大眼睛，配上兩個笑窩，顯出一副甜美的相貌。兩條健壯的腿，充分表現出一種健康美，難怪我的兒子迷得入神。

「羅太太，我想要你們的黑公雞來配種，可以讓給我嗎？至於多少錢，隨你意思好了。」太太開門見山地說，口直心快，我替她難為情。

「這是親戚送的，我捨不得殺生，只得養下來。」她覺得圍裙不雅觀，隨手退下來，露出過份突出的肥大肚皮。她繼續說：「好鄰居談不到買賣，你們要，借去用好了。」

她說得落落大方，正合孤意，憑良心說，我還捨不得化錢來買一隻八斤重的大公雞呢。」

「羅太太，你這樣實在太客氣了。」我連忙道謝。

她立刻抽起雞箱的柵欄，黑公雞蒙了思赦，喔喔飛出來，一溜煙似的，直奔向我的紅雞舍。

「它是熟門熟路了，」羅太太捧腹哈哈大笑，眼淚都笑出來。「先生，」她稍為喘息一下說，「我口說心裏的話，肚裏沒有隱藏，容易得罪人家。」

我們只好點點頭，她繼續說：「不知道的人，以為我的脾氣壞，實在我一點沒有惡意。若要我捧人，拍人家的馬屁，千萬辦不到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她說話時，很激動，雙手不停地揮舞，充分表露出她是一個爽直，快樂而達觀的婦人。

「小姐，你媽媽人真好！」我對站在身傍羅小姐笑著說。同時我覺得就攔了羅太太燒飯時間，很不過意，借此就告辭了。

我的好兒子，連續兩天晚上，深夜才回家，我問他那裏去。他不好意思的支唔一會，後來被迫不過，才直說道：

「陪羅小姐去看電影。」

「她的媽呢？」我追問一句，心怕羅太太來囉嗦。

「沒問題！」他簡短回答，像是怕被我發掘出他的秘密，趕快逃入書房，避開我。

兩個月後，我送羅太太十隻黑毛、背上有紅條斑紋的雞，作為借公雞的酬謝。至於那隻美麗的雞客人，就經常住在我們的雞舍裏。鄰居們搶著買我的種蛋回去孵小雞，使我做了一筆小生意。
雲兒從軍營裏不時有信寄回，再三叮囑我問候羅家的父母。至於他和羅小姐的友誼，據說他已有十二分的信心了。

——完——